



绿啊， 多么爱你这绿色

□小茹

最初知道洛尔迦，是拜读了北岛的长文——《橄榄树林里的一阵悲风》。

洛尔迦是西班牙现代主义诗人。北岛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洛尔迦诗选》属于“跑书”。所谓“跑书”，就是指为了找本好书你得满世界跑。当时很多北京诗人都受过洛尔迦的影响。芒克写过一篇长诗《绿色中的绿》，题目灵感即来自洛尔迦的代表作《梦游人谣》。八十年代初，北岛把洛尔迦介绍给顾城，后来顾城的诗便染上了洛尔迦的颜色。

比北岛和顾城更早喜欢洛尔迦的是戴望舒。1933年，戴望舒从巴黎到西班牙旅行。他发现西班牙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传唱着美妙的歌曲，这些抒情谣曲的作者几乎都是洛尔迦。戴望舒被深深感动，于是翻译了一小部分抒情谣曲，附了洛尔迦的简短介绍，寄回国内发表在一个诗的刊物上，这是国内读者第一次读到中文的洛尔迦诗。

洛尔迦生于1898年。1936年，死于佛朗哥匪帮谋杀。他仅仅活了38岁。洛尔迦的死点燃了全世界的怒火，也因此洛尔迦声名远扬。戴望舒于是决定要把洛尔迦的诗歌更系统地介绍给祖国的读者，这就是最初的《洛尔迦诗抄》。

我曾读过古早版的《洛尔迦诗抄》，打开的是果麦于2020年出品的《船在海上，马在山中：洛尔迦诗集》。这本书从洛尔迦各时期出版的诗集中精选了31首，并配有洛尔迦的珍贵历史照片，以及他手绘的多幅勾线画。而译者，正是文笔优美的诗人戴望舒。

全书共分七个章节：诗篇、深歌诗集、歌集、吉卜赛谣曲集，诗人在纽约、伊涅修挽歌、塔马里特诗集。从这些章节的名字即可破译出洛尔迦的诗歌密码：音乐性。戴望舒好就好在不硬译，而是用中文保持原作的节奏，保持了洛尔迦诗歌的音乐性。

深歌(deep song)，是一种古老的安达卢西亚吉卜赛民歌，十九世纪被弗拉明戈取代。1921年夏天，厌倦了学校生活的洛尔迦，常和朋友去阿尔罕布拉宫围墙内的一家小酒馆聚会。老板的儿子是吉他手，常为大家演奏“深歌”。在聚会中，洛尔迦认识了一个西班牙作曲家，后者提议举办深歌艺术节。作曲家带洛尔迦去吉卜赛人的洞穴采风，他们走遍了大街小巷去寻找歌手。吉卜赛人的深歌饱满热情，感动了洛尔迦。洛尔迦用十天时间写出了二三十首歌，这组诗就是《深歌集》。洛尔迦认为，深歌是他写作的源泉：爱、痛苦与死亡。他说《深歌集》中的诗“请教了风、土地、大海、月亮，以及诸如紫罗兰、迷迭香和鸟那样简单的事物”。洛尔迦试图通过短句和单纯的词，以及主题的变奏重复，找到与深歌相对应的诗歌形式。

洛尔迦的诗歌，深受吉卜赛文化的影响。除了《深歌集》，他还写了一本《吉卜赛谣曲集》。《船在海上，马在山中》的书名，就来自洛尔迦吉卜赛谣曲集里最著名的一首《梦游人谣》，也就是芒克后来借鉴取诗名的那首诗歌——“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在这首诗里，可以深刻体会到洛尔迦对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眷恋，以及对爱情的感慨。

1929年，洛尔迦乘着客轮去到美国纽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在学生宿舍住下来。他迷上了哈莱姆(Harlem)与爵士乐。二十年代的哈莱姆是美国黑人的巴黎。洛尔迦认为纽约之行丰富并改变了他的作品风格，他开始以惠特曼式的自由体长句取代过去讲究音韵的短句，他对自己在纽约写的诗充满信心，这些诗歌后来结集为《诗人在纽约》。洛尔迦本人形容，那些在纽约写的诗像交响乐，有着纽约的喧嚣与复杂。《船在海上，马在山中》收录了《诗人在纽约》中的其中一首《黎明》。

“伊涅修挽歌”章节里，收录了洛尔迦写过的最长的一首诗——《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这首长诗是洛尔迦的巅峰之作，是在聂鲁达的公寓里完成的。梅希亚思是名退休的斗牛士，也是洛尔迦的好朋友，最后在斗牛场上受伤而死。梅希亚思曾说宁愿死在斗牛场，也不愿意死在自己床上。这首诗里有好多个“在下午五点钟”，营造出一种神圣的急迫节奏之感。洛尔迦说：“当我写《挽歌》时，致命的‘在下午五点钟’一行像钟声充满我的脑袋，浑身冷汗，我在想这个小时也等着我。尖锐精确得像把刀子。时间是可怕的东西。”从这首诗里，能感受到洛尔迦为朋友骄傲，字里行间展现出一种存在于斗牛搏斗中的英雄之美。北岛长文《橄榄树林里的一阵悲风》的题目即来自这首诗。在西班牙乡下，橄榄树无处不在。橄榄树之于西班牙，正如白桦树之于俄罗斯。

在《船在海上，马在山中》里，我们还可以一览洛尔迦的朋友圈。他与达利、马查多、布努埃尔等西班牙当时的文艺界人士有着或深或浅的交往。洛尔迦和博尔赫斯只见过一面，他觉得博尔赫斯并不喜欢他。但洛尔迦与聂鲁达一见如故，也许因为他们都来自乡下，背景相似，对劳动者有着深厚的感情。

洛尔迦有一句话深深吸引了我。他说：“我也许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注定为人生所爱。”如此温柔而富有力量。固然，洛尔迦的结局十分惨烈，但那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从未放弃对世界的热爱。他用文字告诉读者，是古谣曲的泉水和小溪，指引他走上了诗人的道路；他也用文字告诉读者，假如一个人始终带着激情、纯真和浪漫去爱，一定会觉得人间值得。



从回顾中汲取前行的经验

——读《砥砺前行四十年》

□邓佳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一历史性的选择，带来了中国经济实力历史性的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第10名到如今稳居世界第二位。

1984年年初，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伟大抉择。12月29日，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春潮涌动的江海大地上应势而生。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昔日的芦苇江滩上已经崛起一座120平方公里的新城，国内生产总值正在迈入千亿级开发区的行列。

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不可分割的历史长轴。不时地回眸以往的选择，冷静地观察如今的站位，方能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砥砺前行四十年——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口述史》，是百余位参与南通开发区建设的亲历者的集体回顾。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亲历者的“所为”——开发区创立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决策、重大事件、重点项目及主要成就；而且可以读到亲历者的“所思”——如何解放思想，如何研判局势，如何立足实际，如何寻求突破，在风云变幻中坚持正确的选择。

回顾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解决现实问题，即使不能，也应回答现实疑问。“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史为鉴，不犯颠覆性的错误。阅读《砥砺前行四十年》，笔者体悟颇深的有四点。

其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人类社会演进到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经济上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与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不同的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为了提升生产效率，分工国际化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而分工的国际化，必然导致产业链的延长，它所需要的市场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谁想得分“一杯羹”，谁就必须打开国门，以对外开放来引领内部的改革；谁闭关自守，谁就等于自断发展生路。

其二，招商引资是开发区成功的直接动力。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必须承认，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还是当下，中国缺少的不是劳动力，也不是土地，而是资本。政府费心要解决的就业问题，实质上就是解决劳动力与资本结合的问题。在南通开发区，人们已经把“招商等于零，一切等于零”的理念“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形成了“一切围绕招商引资、一切为了项目建设”的浓厚氛围，因地制宜，不断实践，从摸索型招商，到全员化招商，再到赛马式招商，优化招商环境和项目管理服务，着力提升招商实绩和项目质效，加快重大项目落地转化。经过开发区人特别是招商战线人员40年不懈努力，到2024年6月，全区累计兴办外资项目1000多个，总投资超过300亿美元，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80多个，呈现单体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建设周期不断加快的特点。有目共睹，招商引资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技术、管理和就业。当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驳那些妖魔化资本的极端言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与此同时，还要激发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热情，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其三，主政者的思路和能力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要求我们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行政管理的作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主政者要制定出有利于当地发展的政策，要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要营造法治的营商环境，要充当好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方面的裁判员，单靠苦干是不够的，蛮干更加不行，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抓得准，抓得住，找准自身优势，明确发力点。举个例子来说，上世纪90年代末，南通开发区把自

己的优势和个性特点概括为“五大一中心”(大通道、大港口、大水源、大地盘、大用工和地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并围绕这些自身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高质量的临港产业类项目，与发达的苏南地区形成差异化竞争，取得不菲的业绩；本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初，面对低成本发展、高增长发展、单项突进发展难以持续的困境，南通开发区提出以产业之变、园区之变、城市布局之变来破局的思路，最终实现了转型升级、产城融合、生态建设等六大“提升”。如此例证，说明一个地方发展的进退快慢，虽然有宏观大形势制约的因素，但与主政者的思路和能力也有极大的关联。这也提醒那些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主政者，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冲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禁锢，纠正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和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练就善谋善为、善作善成本领，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作出正确的决策，更好地造福于民。

其四，不畏困难艰苦奋斗是攻城夺池的制胜法宝。常言道：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等不来。一帆风顺从来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披荆斩棘才是生活常态。政策制订、招商引资、拆迁安置、环境保护、社会稳定等等，哪一件不是矛盾缠绵，哪一步没有利益纠葛？正是在“大胆闯大胆创大胆试大胆干”号召的鼓励下，南通开发区上上下下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弘扬锐意进取的精神，硬是办成了一件又一件貌似“不可能”的破天荒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每一砖一瓦，都浸透着开发区人的心血，凝聚着开发区人的奉献。在《砥砺前行四十年》记叙的奋斗者群像中，有借住在闸管所喝碱水的拓荒者，有跑批文双脚后跟磨出血泡的主政者，有践行“四千四万精神”的招商者，有心怀故土情系桑梓的投资者，有突破条条框框而招致委屈的“背锅侠”，有身披湿棉被爬进滚烫锅炉的维修工，有顾全大局支持拆迁的原住乡民，有荣获南通“荣誉市民”的外国企业家。就是他们，40年来，凭着“困难面前不低头，重压之下不弯腰”的精神，拼出洪荒之力攻城夺池，让过往的种种艰难险阻如今都变成美好的回忆。

（《砥砺前行四十年——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口述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东皋论诗”留佳话

□汪微

在中国诗歌史上，我特别想提一提清初邵潜(字潜夫)、王士禛(号渔洋山人)两位“山人”。每次漫步如皋古城，恍惚间总能看到邵潜夫这位世外高人飘逸的身影，尽管他离世已近四百年，有关他和王渔洋坐而论诗的佳话却一直被后人细细玩味。

邵潜，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诗文绝佳，性孤傲，终身不仕，晚年定居如皋城，自称“邵山人”；王士禛，清初诗坛领袖、文坛盟主。二人在论诗前虽从未谋面，但都互相拜读过诗作，可谓神交已久，发自内心地佩服对方的诗才。王士禛抵达如皋后就直奔比他年长53岁的“邵山人”住处，双方一见如故，充分交流了诗歌创作的切身体会，我把他这次轻松愉快的学术交流称为“东皋论诗”。

时当康熙二年(1663)仲冬，王士禛正任扬州府推官，巡查部属途经如皋，第一件事就是拜访邵潜。在乡民的指引下，穿过幽僻曲折的小巷，很快找到了邵潜居住的那三间茅屋，王士禛屏退车马侍从，徒步而前。门轻推即入，但见屋内黑咕隆咚，童子点起油灯，这才看清一位白发老人双目微敛，正盘腿坐在简陋的床榻之上，似已入定。见有客人来访，老人睁开炯炯有神的双目，瘦削的身躯向前倾了倾，命童子烹茶待客。王士禛称谢，这才报家门，老人眼前一亮：“哦，你就是山东王渔洋。”阁下诗才，人所共知，老朽真是佩服得紧哪！”“久闻通州邵潜夫先生高雅，诗文佳作晚辈亦常拜读，今日幸会，如蒙不弃，当与先生促膝长谈，以图一醉，不亦快哉！”

诗场方面极具魅力，29岁的朝廷要员没有丝毫官架子，视82岁的皓首布衣为世外高人，恭敬有加。二人彻夜抵足长谈，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

王士禛向老人请教作诗的艺术，邵潜命童子斟酒布菜，说自己特别欣赏王士禛在提出诗讲究“神韵说”的时候，建议在精研唐诗的基础上善于从宋元诗歌中汲取营养。

就拿近期模仿金代诗人元好问作品所作的绝句四十首来说吧，有一首“铁匡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明确表示宋元之诗自有其亮色，作诗如若尽信唐而偏废宋元，乃是一件憾事。又强调自己作诗有如建房，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不可缺；而王士禛写诗却像弹指即现，缥缈天际的仙人楼阁，果真一语道出了王士禛“神韵说”的精髓所在。

“晚辈以为，先生虽为布衣，前朝万历年即以诗歌名闻江表。平生作《东皋诗存》追求古为今用，遣词立意耻作今人语，颇有汉魏六朝风味，尤以古五更为清秀绝伦。”老人听了眉头一展，他没想到王士禛年纪轻轻，对自己苦心经营六十余载的得意之作《东皋诗存》竟有如此深入的洞见，当即莞尔一笑：“适有酒一斗，能饮乎？”王士禛欣然将两个酒杯斟满。老人又笑道：“敝诗能试举数例否？”王士禛侃侃而谈，先是举出“卜居远人境，颇觉尘事稀”活脱脱再现东晋陶渊明诗风，继而说到“人谁无远别？”此别最酸辛”读之令人肠断；“不须论塞马，得失忘总机”读后顿觉神清气爽、万虑倾除……细品邵潜夫老人的诗，情景相生，饶有韵味，总能给人带来唐代王摩诘从容幽静、舒缓空灵的韵外之致。一部《东皋诗存》，叙事、写景、言情、话别、抒情、悼亡等各类题材一应俱全，其胸襟之博大，视野之开阔，思虑之深远，实乃古今诗坛所罕见。

酒过三巡，邵潜老人谦逊地坦陈，大诗人王渔洋对《东皋诗存》的高度评价令自己有些汗颜，他觉得王渔洋诗讲究“神韵”，追求的是一种“古澹闲远”“神到不可凑泊”的境界，前途不可限量，说还是多谈谈这方面的题吧。王士禛于是举出自己的几首五绝，称“皆一时仁兴之言，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微雨过青山，漠漠寒烟织。不见秣陵城，坐爱秋江色。”(《青山》)“雨后明月来，照见下山路。人语隔溪烟，借问停舟处。”(《患

山下邹流绮过访》)“凌晨出西郭，招提过新雨。日出不逢人，满院风铃语。”(《雨后至天宁寺》)邵潜读后大惊：“未料王渔洋沉浸谢四溟如此深耶！”谢四溟就是明代“后七子”之一谢榛，也是诗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真正有眼光的人不难发现，王士禛这几首诗确实在不经意间继承了谢榛的风格。没料到王士禛却表示，平生最不喜的就是谢榛。邵潜捻髯微笑：“此乃文人矜持，故作姿态耳！”王士禛拊掌大笑。事实上，王士禛的“神韵说”中有不少观点与谢榛的《诗家直说》是相通的，二人都对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下过功夫，出于某种原因，王士禛一面宣称不喜谢榛的《诗家直说》，一面又偷偷地读了不少谢榛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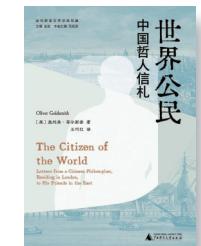
二人越谈越投机，邵潜老人视王士禛为难得的知己，便道出了自己虽有诗书之乐，却免不了生活上的烦恼。说有一阵子竟穷得揭不开锅，他饿着肚子看看箧中珍藏的书籍，深感这些爱如珍宝的精神食粮毕竟不能当饭吃，于是发出“缥缈虽云富，可阅不可餐”的感叹。老人说者无意，王士禛听者有心，就在这次“东皋论诗”之后，特地嘱如皋知县下令免除这位老人的徭役摊派。当然，邵潜老人至死也没有想到，这份默默的温情是来自他的一位相见恨晚的忘年交……

康熙四年(1665)暮春，王士禛再次来到如皋，名士冒襄(字辟疆)出郊相迎，并于三月初三在水绘园举行修禊雅集，场面之盛，不亚于东晋兰亭修禊之“山园曲幽，恣游游，不减兰亭昔日游”。王士禛提出要再访邵潜老人，冒襄告诫他老人已于两月前离世。惊愕之余，王士禛泪眼模糊地忆起两年前“东皋论诗”之后，老人不顾年迈，亲自送自己至离家二里外邗沟(今通扬运河)古渡头。那日买舟西返，一路望着清亮的河水不舍昼夜地流淌，宛若浅斟低唱，又如坐而论诗的余音兀自萦绕耳畔，不绝如缕……



《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
[英]奥利弗·哥尔斯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
[英]乔纳森·贝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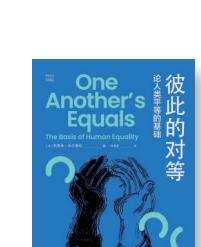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



《放不下的手机》
[美]卡尔·D.马尔奇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让我们的大脑经历“重装”。大脑中独特的结构使人类形成牢固的社会纽带，然而日益强大的科技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抢走了我们的注意力。久而久之，我们会忽略能被长久支持的现实关系，转而关注那些更微弱短促的关联。



《彼此的对等》

[美]杰里米·沃尔德伦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探讨了平等的深层含义，包括其是否意味着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区别，以及平等的根本依据——是宗教信仰还是人权理念。作者否认存在单一特征作为平等的基础，而是提出，理性、自主性、道德能力和爱的能力这四种所有人类潜在拥有的能力构成了道德平等的基础。